

云南·大理·云龙

古镇宝丰

GUZHEN BAO FENG LISHI WENHUA YANJIU LUNCONG

历史文化研究论丛

第三辑

云龙县古镇宝丰历史文化暨董泽研究会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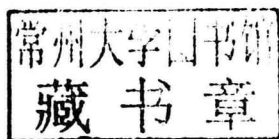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科技出版社

云南·大理·云龙

古镇宝丰历史文化研究论丛

第三辑

云龙县古镇宝丰历史文化暨董泽研究会编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科技出版社
· 昆明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镇宝丰历史文化研究论丛 / 黄正良主编. — 昆明 :
云南科技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416-8475-3

I . ①古… II . ①黄… III . ①乡镇—文化史—云龙县
IV . ① K29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5018 号

责任编辑: 杨志能

责任校对: 叶水金

责任印刷: 翟 苑

封面设计: 杨万丽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: 650034)

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3.5 字数: 300 千字

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000 册 定价: 50.00 元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黄正良

副主编（按笔画顺序排列）

王文松	尹何春	左瑞姬	张启发
杨 乖	杨周新	杨儒林	杨 瑀
徐珉芯	曾建明		

编 委（按笔画顺序排列）

王文松	艾志雄	尹何春	李应芳
李文霞	陈其昌	张启发	杨周新
杨儒林	杨 瑀	杨定光	赵秉尧
段 荣	徐珉芯	曾建明	赖苑春



宝丰村名指示牌(曾建明 摄)



宝丰大桥木牌坊(黄正良 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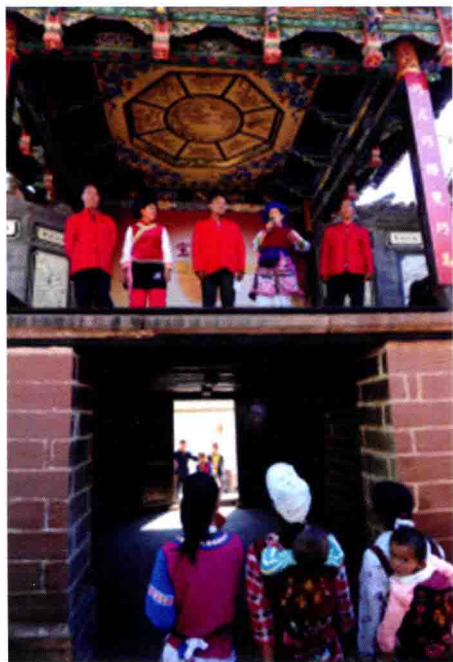
宝丰幼儿园（黄正良 摄）



宝丰文庙（曾建明 摄）



德政廊（曾建明 摄）



惠民桥、宝丰古戏台（曾建明 摄）



玄真亭（曾建明 摄）



白族舞蹈“力格歌”（曾建明 摄）





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成员(曾建明 摄)

目 录

Contents

学术研究

古代科举及古人的“名”与“字”	杨周新(01)
云龙土知州段保身世析疑	杨周新(06)
刘文炳“雏马即景”赏析	杨 瑀(10)

抗战文化

云龙宝丰董钦《建修滇缅公路意见书》碑	张启发(13)
铭记历史缅怀英雄云龙公祭抗日将士戴安澜文	张启发(18)

董泽研究

董泽精神	张启发(21)
董泽传略	杨儒林(47)

散 文

宝丰忆旧	尹树德(86)
玉兔山行	杨 瑀(94)
我的母校	杨周新(98)
民国年间宝丰教育	杨兴元(104)

盐马古道寻踪·····	李应方(107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诗词楹联

访漾濞云龙桥·····	杨 瑀(116)
咏宝丰·····	杨 瑀(117)
咏功果昌淦桥·····	杨 瑀(117)
咏苗功二电站·····	杨 瑀(118)
重返客店·····	张启发(118)
楹联三副·····	杨 瑀(119)
字洪镛诗联选录·····	(杨镜收集整理)(120)
雒马即景·····	(124)

白 语

章回体佛教故事说唱文献《香山纪文》·····	王 锋(125)
云龙白族民歌手抄本的白 汉 英三语对照在美国出版·····	杨 瑀(129)
格自我满八十八·····	杨 瑀整理(132)

文史资料

王九龄敦促在美留学的董泽回国与唐蕙赓完婚的电报··	杨 瑀 供稿(13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今日宝丰

政府工作报告·····	宝丰乡人民政府乡长 杨 乖(136)
《古镇宝丰历史文化研究论丛》征稿启事·····	(152)
古镇宝丰历史文化暨董泽研究会学术成果奖励办法·····	(154)

古代科举及古人的“名”与“字”

杨周新

不久前在《古镇宝丰历史文化研究丛书》第二辑上读到何俊伟先生写的《云龙宝丰白族家谱解读》一文，笔者对该文中的个别观点有不同看法，故撰此文共析疑义。

何先生在《云龙宝丰白族家谱解读》一文中称：在其收集到的云龙县宝丰古镇的家谱所载的若干进士当中，有一人是“查云南某科进士无其名”；另一人则是“查云南无此科进士”。又称：明清时期的进士、举人、贡生，在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中有专载，地方志中亦专列“选举”一卷予以记载，是有名可查的。但为什么上述二人的名字在《题名碑录》及方志中却查无其名或云南无此科进士呢？何俊伟先生的结论是：“一是家谱修撰者为了教化后人、提高家族地位和自豪感随意捏造。”本人认为何俊伟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太过武断。

首先是关于“无其名”的问题。

众所周知，在古代凡有一定名望和社会地位的人不仅有“名”，而且还

有“字”与“号”。

《新华字典》对“字”的解释是：根据人名中的字义另取的别名叫“字”，也叫“表字”，现多称“号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号”的解释是：原指名和字以外另起的别名，后来也泛指名以外另起的字。

关于古代人的“名”与“字”或“号”，在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就表述得很清楚，如：“此人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”“此人乃琅琊阳都人，复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自号卧龙先生。”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在自我介绍时都一并报出自己的名与字，如：“吾姓关，名羽，字长生，后改云长。”“某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。”

在我族家谱《代衍书香》中，对早期祖先的记述都比较简略，仅记载一个名或字，没有将“名”和“字”或“号”同时记载在家谱中。但对近代的几位先祖的记载则比较详细，如：“十世祖，杨公讳湛毓，公字净山，号铸文。”“十一世祖，杨公讳铨令，号达宾。”“十二世祖，杨公讳焯俊，字茂才。”

在古代，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名气的同一个人，在不同的文件中记载的名字不一致，这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歧义，因为某人的名与字或号叫什么？周围的人都十分清楚明了此名与彼名指的就是同一个人。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对书中的同一个人，有的章节称刘备，有的章节则称刘玄德；有的章节称关羽，有的章节又称关云长，但读者并不会因此而混淆，因为在开篇中作者就对主人翁的名与字作了明确的交待。

可是对于数百年以后的后代人来说，由于史料记述相对简略，未将“名”与“字”及“号”在同一文件中同时记载，故在不同的文件上记载的两个不同的名字究竟是否是同一个人呢？后人就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，于是就产生了歧义。比如毛泽东和毛润之；朱德和朱玉阶，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他们就是同一个人：毛润之是毛泽东的字，毛润之即毛泽东；朱玉阶是朱德的字，朱玉阶即朱德。但如果在几百年以后若再问毛润之是谁？朱玉阶是谁？恐怕除历史学家以外，知道的人就寥若晨星了。若几百年以

后有人说朱玉阶是元帅、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，肯定有人也会质疑的。又如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、共和国元帅、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的字叫石穿，但由于彭德怀的知名度远没有朱、毛高，有人若问石穿是谁？恐怕知道的人不多，若有人说石穿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、共和国元帅、国防部长，即使彭总去世不过40余年，对此质疑的人也肯定不少。

正因为古代人不仅有“名”，还有“字”与“号”，所以家谱中记载的某人是某科进士，但后人在《进士题名碑录》或地方志中却查找不到对应的该名字时，很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：即在方志和题名录所载的是此人的“名”，而家谱记的却是此人的“字”；或许题名录所载的是此人的“字”，而家谱记的却是此人的“名”，以致造成家谱与题名录所载的名字不一致。由此可见，造成不能对号入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方志与家谱记述都相对简略，没有将“名”与“字”及“号”在同一文件中同时记述，以至后人难于判断此名与彼名的关系。所以，后人不能仅凭在方志与《进士题名碑录》中“查无其名”就判定是修撰者“随意捏造”。

其次，是关于“查无此科”的问题。

中国的科举制始于隋而兴于唐，后历代沿袭直至清末辛亥革命以后才废除科举。至明、清时期，地方上私塾的学生须经考试方可进入府学、州学、县学，这些被府州县学录取者通称生员（秀才）。府州县学的生员每三年赴省城考试，称之为“乡试”，由省布政司主持，录取者为举人，乡试第一名称之为解元。考取举人后，次年各省的举人再会考于京师，称为“会试”，由中央礼部主持；录取者再经皇帝亲试，称之为“殿试”，被录取者分为一、二、三甲出榜：一甲取前三名，分别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；二甲取若干名，赐进士出身；三甲取若干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由于“会试”与“殿试”每隔数年才举行一次，所以凡中进士者必属某朝某科。

中国古代是以干支纪年，即以当朝皇帝的国号(年号)再加上天干和地支纪年，如：“道光庚子年”(即道光二十年，公元1840年)，其中“道光”为清朝宣宗皇帝旻宁的国号，“庚”为天干，“子”为地支；“光绪丙午年”(公元1906年)，其中“光绪”为清德宗皇帝载湉的国号，“丙”为天干，“午”为地支。以10天干(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)，与12地支(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)依次从头到尾相互搭配组合一轮，共有60年，将此定为一个循环，通称六十甲子，又叫六十花甲。中国古代帝王除清康熙朝外，极少有超过60年的，况且少数皇帝还在其执政期间使用几个不同的年号，如唐高宗李治就曾使用永徽、显庆两个年号；唐玄宗李隆基在其执政的44年中就先后使用了先天、开元、天宝三个年号。所以在同一年号当中一般不会出现两个相同的干支。

我在近期整理续修我族家族谱时，发现家族谱在多次传抄中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，如《桃树杨源流记》载：“南京公博学鸿儒，於顺治己未科赐进士出身，钦命江西巡道都御史。”而在《地字二号·桃树杨祖先列后》则载：“十二世祖杨公讳南金，弘治己未科进士。”两处记载的年号不一致，一说是清顺治，一说是明弘治。经查对，清顺治18年中并无己未年，则顺治系在传抄当中出现的笔误，实际应为明弘治己未科，即弘治十二年(公元1499年)。另在《尹氏始祖讳日功碑记》中载：“尹茂中於景泰癸酉，累官主事。”经查对，景泰元年为庚午年(公元1450年)，明景泰年号共8年，明景泰朝并无癸酉年，而临近景泰朝的癸酉年为明成化十九年(公元1483年)。由此可见《日功碑记》所载的干支或年号在历代传抄中肯定存在笔误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或将年号抄错？或将干支混淆？凡此种种，在我整理族谱当中发现上下不一致，前后相悖的还有不少。然而因无其它资料相互佐证，如今已无法判断，只好继续存疑。

究其根源，主要是过去的家谱都是手抄本，在历代祖先多次的传抄当中难免将个别字、句抄错。

综上所述，“查无此科”有三种可能：一是家谱在传抄中将国号（年号）抄错，如上所述，我族先人将明弘治误抄为清顺治，仅“弘”与“顺”一字之差，便从明王朝退到清王朝，时间相去一百多年；二是将天干抄错；三是将地支抄错。在年号、天干、地支三要素中，只要随便抄错一个字，所指的年份就完全不同了。于是也就发生“查无此科”的问题。

以上是我关于家谱所载的进士当中个别的人在方志和《题名碑录》中“查无其名”或“查无此科”所产生的原因的粗浅看法。

我认为家谱所涵盖的范围虽小，但家谱也是“史”，它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历史。既然是史，就必须尊重历史事实，要尊重历史事实就只能是记，而不能编。即修撰者必须根据史实、史料忠实地记录家族历史，而不能像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一样，凭主观想象去随意凭空编造。这是每一个家谱修撰者起码的也是必须遵循的操守。